

打瘦脸针之后，李帆的脸变得松弛。受访者供图，摄于2019年8月。受访者供图。

文 | 新京报记者 庞礴

编辑 | 滑璇 校对 | 李世辉

□本文约6294字，阅读全文约需12分钟

李帆（化名）手机里有上千张自拍照，可以被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。

前一阶段是2018年3月前，照片里的她有一张微笑的饱满的圆脸，两颊的苹果肌微微鼓起。后一阶段2018年4月后，她的五官没什么变化，但眼睛下方的苹果肌塌了，面颊松了，太阳穴瘪了，鼻子两侧，法令纹也出现了，似乎一下老了好几岁。

前后一个多月中，李帆唯一的变化是在东部某沿海城市的玫瑰医疗美容医院（下称“玫瑰医院”）打了一针瘦脸针。她原本期待着略带婴儿肥的圆脸，能变成又瘦又美的鹅蛋脸，然而注射后的几个月内，她的面部肌肉都变得松松垮垮，至今难以恢复。

为了搞清面部的变化，找到可行的修复方案，她花了大半年时间到当地的两家公立医院为她的脸拍摄肌电图、b超、核磁共振，整形外科、颌面科、康复科的医生见了不下二十个。然而医生难以找到其中的病理性变化，也不知道应该如何修复。

她还想到了打官司，向法院索赔精神损失费和后期修复费用。但律师说，她容貌上的变化根本够不上医疗事故，连《医疗损害评级》中最低级别都达不到，“只是不好看，没办法索赔。”

李帆后悔了，不该为了理想中的“美”打那一针。她发现自己耗费了一年多，却只证明了一件事：法律保护健康，但不保护美。

200万和1万

李帆花了一年的时间证实，她难以得到赔偿。

8月22日，她戴着口罩走进玫瑰医院的玻璃门，出电梯后右转，找到一处隐蔽的楼梯。楼梯尽头是一条狭窄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是一间小办公室。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抬起头，只看到一双又大又长的眼睛就认出了推门走进来的这个女人，“姜医生，

李帆来了。”

姜医生是一名中年男子，在玫瑰医院负责医患关系调解。他坐在办公桌后，面对着电脑，一边打字一边听着李帆描述自己的面部变化，“你要提出诉求，我们看能不能满足。”

整容前的李帆。受访者供图

那时的李帆是一家基金公司的理财经理，收入全靠提成，不大稳定，但总体不错。她很清楚容貌对这份工作的重要性，一名与她初次见面的客户曾一次买下200万的理财产品，“后来客户才说，我眼睛好看，觉得很相信我。”

为了弱化咬肌，2015年初，李帆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第一次注射了肉毒素瘦脸针，效果不错。

2

01

8年1

1月，她收

到了玫瑰医院的瘦脸

针促销信息，美国进口的保妥适一支只要30

68元。放在平时，同样的一支要5000多元。她决定再去打一次。

对于民营医院，李帆本来有些担忧，但玫瑰医院在上海开了多年，公交车、公交站牌上到处都有它的广告。而且这是一家具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正规医院，在官方网站上，每位医生的执业编码都被标注在名字下方。

与拥挤、吵闹、需要长时间排队的公立医院相比，玫瑰医院的院内环境和医护人员的态度很好。这里不用挂号，负责营销的导医带着她与三名医生进行了详谈，李帆选择了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一个——一名30

多岁的男医生。男医生在她的左右腮各打了三针，共注射了85个单位的肉毒素。

那次注射后，李帆感觉自己的颜值达到了巅峰。她在手机里留下一连串自拍，常常自我欣赏。照片中的她，两腮咬肌比之前明显变小，略带婴儿肥的圆脸逐渐接近鹅蛋脸。

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告诉她，如果想要再次注射，必须等到6个月后。但仅仅4个月后，玫瑰医院又来了新优惠，李帆在春季大促最后一天的下午6点赶了过去，一名恰好有空的女医生为她再次注射了瘦脸针。

和之前一样，注射后的第3天，肉毒素开始发挥作用，咬肌酸涩并慢慢缩小。可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李帆觉得哪里不对——不仅咬肌缩小了，苹果肌也开始缩小，后来咬肌上部的肌肉也变小了，太阳穴慢慢干瘪下去。本来饱满流畅的脸，线条变得凹凸不平。

“有几次晚上做梦，看到自己的脸不断变形、拉扯，好像在放恐怖片。”李帆说，那段时间她变得恍恍惚惚，通过镜子、橱窗等各种能反射出影像的东西观察自己，看到的却是一张有些陌生的脸。她用手指捏捏脸上的肉，以往紧实的皮肤，现在松松垮垮。

焦虑、抑郁找上李帆，医生给她开了百忧解。药吃了，情绪被压抑下来，人变得昏昏沉沉。她到公司办了离职手续，戴着帽子，低着头，绕开熟人，只和一位私交不错的同事打了招呼。对方看了她一眼：“你怎么胖了？”

更可怕的是，半年过去了，瘦脸针的效果逐渐消退，缩小的咬肌又回来了，但干瘪的太阳穴、苹果肌没能回来，她脸上曾经饱满流畅的线条再也没能恢复，颧骨下方甚至多了几块摸得出的硬块，用力一按，那些硬块就会来回移动。

8月22日，李帆在医院排队挂号。新京报记者庞礴 摄

自己的脸虽然没搞定，但在网上搜索修复、维权信息时，李帆找到了不少

同病相怜的人。她加入了十几个微信

群，少的几十人，多的超过500人，都是医美失败者。她们有的打了肉毒素，希望去除眉间纹，却发现脸变僵了，“甜美一天天变成凶神恶煞”；有的做了双眼皮手术，却左右不对称，成了大小眼。

“不了解情况的人感觉你变了，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觉得你毫无痕迹地变丑了。”一名女孩说，这种毫无痕迹的丑陋，正是微整形的厉害。

群友们甚至建立了一条“后悔鄙视链”：瘦脸针打毁了的，羡慕那些填充假体失败的，因为“假体可以取，注射一不小心就毁得彻彻底底”。

和一些群友相比，李帆的损失不算最大的，虽然面部很难修复，但她只在注射上花了30

00元，没做后期修复。56岁的关月（化名）为了这张脸，花出去的钱是李帆的上百倍。

2013

年11月，关月在玫瑰医院接受额头、鼻沟、人中的爱贝芙（一种不可取出、不可吸收的填充剂）注射，交了17.88万元。但填充的地方不对，她的法令纹没有消除，颧骨下方倒是多出两道横肉。

接下来的四年，关月多次修复：两次线雕、一次“微拉美”——将蛋白线或蛋白带穿进脸颊以起到收紧效果，仅修复费用就有20多万。

8月21日，李帆在前往医疗事故鉴定中心的路上。新京报记者 庞礴摄

从2019年初开始，李帆先后找了几名律师，大家都认为即便是进行医疗损害鉴定，结果也很可能不利于她，不愿接她的案子。倒是有一名律师表示愿意代理，条件是不管诉讼结果如何，都要收取一笔不菲的律师费，而且要在开始打官司时一次性付清。“这不就是觉得我的案子没戏吗？”李帆拒绝了。

另一种选择是适用合同法。沈诚说，患者可以起诉医院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责任，包括未适用承诺的材料，未获取应有的资质等。

40岁的李先玲（化名）就曾以合同欺诈为由，将北京某医疗美容机构告上法庭。

2017年，李先玲在这家医美机构接受了17万元的面部提拉手术，却问题不断：先是医院承诺的两小时手术时间变为9小时，局部麻醉变成全麻；术后“3天消肿，5天带妆出门”的承诺则完全不可能，她术后一个月才拆掉头部的纱布和缝线，却发现左嘴角不能动了，脖子上还有一点未收进皮肤的蛋白质提拉线。

尽管问题很多，李先玲却没把上述情况作为诉讼的由头。咨询律师后，她先收集了医院广告并进行了公证，以证实广告语中的“快速愈合”为虚假承诺；又进行了专利资格查询，证实该医院宣传中所谓的“专利提拉手术”并无注册专利。

2018年10月，李先玲一审胜诉，北京市某基层法院判决医美合同无效，要求医院退还所有医疗费用。“虽然要不到赔偿，但这已经算是医美纠纷中少有的大胜仗了。”李先玲说。

“在这种官司里，广告和其他证据留底是最重要的。医院偶尔会在网站上做出虚假承诺

，例如专

利、疗效、恢复时

间，机构和医生的资质等，这都可以

成为日后维权

的证据。”李先玲说，但现在的医美机构在宣传方面越来越谨慎，取证等工作越来越

越难。

“尤其现在，许多医美机构的宣传都是在微信上进行的，一对一。这种宣传、承诺很难作为日后的证据。” 常年在医疗纠纷中代理患方的律师宋中清说，这是因为微信号无需实名认证，宣传、推销等很可能被认定为职员个人行为，而非医院的机构行为。

庞礴

拖稿患者

E-mail：pb217328@163.com

洋葱话题



你身边有尝试医美的人吗？

后台回复关键词“洋葱君”，加入读者群